

MARGARET MITCHELL

飘下

Gone with the Wind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MARGARET MITCHELL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飘 下

齐俊伟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 四 部

第三十一章	(429)
第三十二章	(444)
第三十三章	(457)
第三十四章	(469)
第三十五章	(487)
第三十六章	(510)
第三十七章	(540)
第三十八章	(554)
第三十九章	(578)
第 四 十 章	(592)
第四十一章	(608)
第四十二章	(629)
第四十三章	(643)
第四十四章	(656)
第四十五章	(667)
第四十六章	(686)
第四十七章	(694)
第四十八章	(719)

第四十九章	(729)
第五十章	(746)
第五十一章	(756)
第五十二章	(761)
第五十三章	(776)
第五十四章	(790)

第五部

第五十五章	(801)
第五十六章	(808)
第五十七章	(818)
第五十八章	(829)
第五十九章	(835)
第六十章	(846)
第六十一章	(851)
第六十二章	(863)
第六十三章	(868)

第四部

第三十一章

一八六六年一月的一个下午，天气特别的冷，斯佳丽·奥哈拉在母亲埃伦的小财务室里写信给佩蒂姑妈，她不厌其烦地给姑妈说明她自己、玫兰妮和阿希礼为什么不能去亚特兰大和姑妈一块儿住。其实这都是第十次给姑妈写信了。她对此非常地讨厌，因为她明白佩蒂姑妈看到前几行便会扔在一边的，然后又会再次写信，非常可怜地说：“我自己一个人呆在这里害怕极了！”

她的手冻得很厉害，时不时地停笔搓一搓手，接着把脚伸到那可以暖脚的破棉被里。她那鞋后跟早已漏了洞，几片破地毯补在那儿。这样她的脚就不至于直接贴在冰凉的地板上了，但一点儿也不能给脚以温暖。那天一早，威尔牵着那惟一的一匹马到琼斯博罗钉马掌去了。斯佳丽非常地不愿意，还要给马弄鞋子穿，但是人呢，就只能赤裸着，和狗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世界呀！

她重又拿起那支羽毛笔接着往下写，这会儿听到门外好像是威尔进来了，她又把笔放回原处。威尔那条木做的假肢噤噤地敲着过道里的地板，走到财务室门口没有了声音。她在椅子上呆着等威尔到屋里来，怎么没声音了呢？她只得喊了一声威尔。威尔走到屋里，两只耳朵冻得红肿，那淡红的头发非常杂乱。他立在那儿，俯身看着斯佳丽，脸上带着滑稽的笑。

“斯佳丽小姐，”他开口说道，“你到现在一共存了多少钱了？”

“你是不是看上我的钱所以打算向我求婚呢，威尔？”她阴沉着脸说道。

“不，小姐。我只是想了解了解。”

她含着疑问的眼光看着威尔。和往常一样，威尔一点儿也不严肃。可是，她的直觉告诉她似乎有什么事发生了。

“我只剩了十枚金币，”她说，“北佬的那些钱，现在就只有这一丁点儿了。”

“噢，小姐，这点钱太少了。”

“干什么？”

“纳税呗，”他回答说。然后一跛一跛地挪到火炉边，俯身伸出冻得又红又肿的手烤一烤。

“纳税？”她很纳闷地又说了一遍，“怎么了，威尔？我们不是已经把税款交过去了吗？”

“对，小姐。只是他们说那些钱根本就太少了。今天我在琼斯博罗听说的。”

“不过，威尔，我都搞糊涂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斯佳丽小姐，你有这么多烦人的事，我不想再雪上加霜了，可我却必须对你讲。他们说你的税和要求的差得太多了。我想，他们对塔拉庄园收的税是高得出奇的——比县里的哪一家都多得多。”

“我们已经交过了呀，他们就不应再要我们交呀。”

“斯佳丽小姐，最近你很少去琼斯博罗了，这样也好。这一段时间那儿已经成了夫人、小姐们不应去的地方了。如果你经常光顾那个地方，你就明白了，现在那儿出现许许多多的叛徒〔指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恢复时期，那些与北方政府合作的南方过去的白人〕、共和党人和提包客〔在美国南北战争后，有一些政客可以只带一只提包去南方投机做生意〕。他们会把你气得肺都炸了的。此外还有很多黑人在街上窜过来窜过去，连白人都不敢在街上露面了，而且……”

“那么这些人和我们需要再纳税有什么关系呢？”

“我接着说的就是这件事，斯佳丽小姐。那些人把塔拉庄园的税抬得如此之高，就好像我们每年可以摘到一千包棉花一样，这其中也是有道道的。我一听说这些，就偷偷地到那些乱七八糟的酒吧里去了，从中慢慢地打听。从大家的闲聊中，我知道是有一个人看上了我们塔拉，所以才把税金定得很高，如果你拿不出这些钱，政府就会收走塔拉然后去拍卖，那样那个人就能花很少的钱买这么大的庄园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你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到底是哪个人想把这块地据为己有，我依然不知道。我一直没能打听到。可是我觉得那个和凯思琳小姐结婚的希尔顿肯定清楚，我向他问这些时，他笑得很邪乎。”

威尔坐在沙发上，揉搓着他那只剩了一部分的腿。天气一冷，这条腿就会隐隐地痛，再说那作假肢的木头又接得不很好，让人很难受。斯佳丽傻呆呆地看着他。在提到塔拉将面临如此重要的事情时，威尔依然这么冷淡。塔拉要被政府收去拍卖吗？那么一大家的人该住到哪里去呢？塔拉庄园以后就成为别人的了吗？不，这怎么会呢？

这些日子以来，她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塔拉庄园的生产上了，所以对外面发生的这些情况忽略了。威尔和阿希礼可以应付在琼斯博罗和费耶

特维尔的事务，斯佳丽根本就没必要离开塔拉庄园。在晚饭桌上，威尔和阿希礼谈起在这样的恢复时期的一些事情，她根本就是听而不闻，就和以前不喜欢听爸爸讨论战争之类的事儿一个样儿。

当然啦，她对那些凭借共和党为自己求利的人和那些叛徒也有所耳闻；她也知道那些提包客，他们是在战争中南方打败〔指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战败，一八六五年九月四日正式投降〕了之后蜂拥到南部来的北佬，他们的所有财产只塞在一个小包里。她和那个已经被解放了的黑人办事处〔美国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在南方设立的只管理已解放了的黑人一切事情的办事处〕也打过几次让她不太高兴的交道。她也听说有一些被解放了的黑人万分的狂放不羁，可是对此她一直不以为然。她长了这么大，还没看见张牙舞爪、非常傲慢的黑人奴仆呢。

可是，威尔和阿希礼向她隐瞒了许多事。战争之后，恢复时期是比战争更为骇人的灾难，但是一谈到这些，他们两个人都是小心谨慎的。就算是斯佳丽愿意听，她也是不大往心里去的。

阿希礼曾经提起，现在的南方就好比是一个俘虏，而那些胜了的人对他们开始进行报复了。可是，斯佳丽对此并不在意，战争只是男人们的事。威尔也曾经告诉她，北佬们肯定会对南部实行压制政策的。哼，男人们总是那么无聊，斯佳丽寻思道。北佬一开始就没有对她实行什么暴力，现在肯定更不可能了。这会儿再也用不着害怕北佬政府，当务之急是要搞好塔拉。总之，战争已是过去时了。

可是斯佳丽并不明白社会都已变得很糟糕，劳动根本就拿不到应得的钱。佐治亚州现在是实行法治。北佬的军队散布于各地，黑人办事处“垄断”一切，他们实施的都是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这个办事处是政府办起来的，主要是控制那些已解放了的懒黑奴，以便把他们从许许多多的大庄园里过渡到农村和城市去。办事处里款待他们，让他们过上舒心日子，这样就可以怂恿他们去对付从前的主人。乔纳斯·威尔克森是塔拉分处的负责人，他以前曾是塔拉的监工，凯思琳·卡尔弗特的那个北佬丈夫希尔顿辅助在他的左右。他们两个到处煽动说，南方人和民主党人试图让这些黑奴再去做奴隶，那些黑人为了不再回去就竭力寻求这个办事处以及共和党对他们的庇护。

威尔克森和希尔顿还告诉他们，黑人和白人是平等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可以通婚，他们从前主子家的土地会平摊给他们，每人将有四十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在这个地区，主奴关系一直是非常和睦的，现在，复仇和怀疑空气弥漫于整个地区的上空。

“黑人办事处”的靠山是军队，军方为了控制这些被征服者，发布了很多命令，有一些则前后不对号。经常有人被逮捕，就算稍稍怠慢一下该处的人也全被指控。学校、卫生事务、日用品甚至什么人钉什么扣，军方都有命令。对斯佳丽所做的生意，威尔克森和希尔顿能够横加干预，就连她卖东西的价格也得由他们来标。

威尔让斯佳丽只管理塔拉，生意上的事由他来弄，因此她和那两个北佬很少有交往。威尔脾气柔顺，对付了不少难题，只是没告诉斯佳丽。如果有可能，他可以继续和提包客以及北佬斡旋。只是如今这个问题不小，他无计可施。这笔多加的税以及塔拉保不住的事，他只有告诉斯佳丽——她有权得知这些信息。

她两眼盯着威尔。

“噢，这讨厌的北佬！”她喊道，“他们打败了我们，我们现在这么穷，整得我们也够本了，现在又让这些混蛋侮辱我们。”

和平代替了战争，而北佬依然在劫掠她，让她受饿，依然可以让他们离开塔拉。她是个傻瓜，以为度过了这段时间，春天一到，一切都会向好处奔呢。这一年，又累又苦，临了，威尔却告诉她这些事，一切都完了，她似乎要撑不住了。

“哦，威尔，我还想战争完了我们也就好起来了呢。”

“不是的。”威尔抬起头，他的脸太瘦了，像个农民，冷静地看着她，“一切都才刚开始呢。”

“那么究竟让我们再拿多少钱呢？”

“三百美元。”

她吓得目瞪口呆。三百美元啊！在她眼里就和三百万美元差不多。

“怎么，”她又慌又急地说，“怎么……怎么，我们哪里能凑到三百美元呢？”

“是啊，又是月亮又是虹，干脆哪个都要，太难了。”

“噢，可是威尔，他们千万不要卖塔拉啊，你看——”

他那原本柔顺的眼神里现出一种切齿的仇恨和难过，这倒是出乎她的意料。

“不要吗？让我说，他们不仅要而且也非常高兴去卖的！斯佳丽小姐，请你原谅我说这话，南部已受了大灾了。那群提包客和叛徒都有选举权，但我们的民主党人根本没有。我们州的民主党人只要在一八六五年所缴税额超过两千美元的，就没有选举权。如此说法，你父亲、塔尔顿先生、麦克雷家以及方丹兄弟都是没有选举权的。有谁如果在战争中做过上校以上的官，也没有选举权，斯佳丽小姐，我敢说在我们这个州里做过上校的人

是最多的，而且，只要是在联邦政府里做过公务员的人也没有选举权，上至法官下到公证人都是这样的。如今他们都藏在树林中。实际上，北佬做了一个什么大赦誓言，只要在战前有点儿身份的人一概没有选举权。别管他是精明强悍，地位很高，或者非常富有，一律都不行。

“嗯，而我却有选举权，如果我愿去做那个什么烦人的宣誓。一八六五年时，我一点儿财产也没有，当然也不曾做过上校或什么有头脸的人。但我不甘心去宣誓。运气无论多不好我也不愿意！如果北佬行为光明磊落，我倒想去为他们服务，但是看来是不可能了。我肯定不会被点化为一个联邦〔指美国南北战争时，北部的二十三州联邦〕分子，即使他逼着我加入。就算我没有选举权，也不会去宣誓的。但是像希尔顿那样的叛徒，像乔纳斯·威尔克森那样的坏蛋，像莱斯特里家那种穷白佬，以及麦金托什家那样卑贱的人都有选举权。这会儿他们都主事。并且，他们如想再让你多拿十倍之多的税款，也是有可能的。如今黑人杀死白人负法律责任。而且……”他说到这里住了嘴，觉得有些尴尬，他们两个都会记得，在洛夫乔伊附近的一个作废了的农场里，那个孤身白女人所遇到的事……“那帮黑鬼可以做许多害我们的事，但他们有办事处和军方作靠山，而我们又没有选举权，根本就无法可想。”

“选举，”斯佳丽叫道，“选举！选举和税款有什么关系，威尔？我们讨论的是税啊……威尔，每个人都明白塔拉是个很好的庄园。要是迫于情势，我们就先把它抵押出去，拿钱去交税算了。”

“斯佳丽小姐，你挺聪明的一个人，怎么说起傻话来了呢？哪个人能拿出这么多钱来抵押塔拉呢？也只有那些想得到塔拉的提包客呀！你想想，大家都有自己的地，现在都已处境艰难。塔拉你根本就抵押不出去。”

“我从那个北佬身上弄来的钻石耳坠可以卖钱啊。”

“斯佳丽小姐，这儿哪有人会有闲钱买耳坠呀？大家就连买点肉的钱也拿不出，谁去买首饰呢？要是你手头有十枚金币，应该就算是比较有钱了。”

两个人又都不语了。斯佳丽觉得自己现在又把头往石墙上碰了。这一年以来，她都碰了许多次了。

“我们该怎么办，斯佳丽小姐？”

“我也不晓得。”她无助地说，不要去想这事了。这也只是又多了一堵墙而已呀，她刹那间好像倦极了，连骨架都酸软了。究竟什么原因，使她拼命做活、劳累，而且搞得自己这么苦呢？而每一次劳累之后似乎就是在等着她的失败。

“我不明白该怎样做，”她说，“只是一定不要让爸爸知道，他会苦闷不堪的。”

“那肯定。”

“你有没有对别人提起?”

“不，我一知道就到你这儿来了。”

是啊，她寻思，不管是谁只要有坏事肯定先来找她，她对此讨厌死了。

“韦尔克斯先生呢？或许他能帮点儿忙。”

威尔用柔柔的眼神瞧着他，就和阿希礼刚回到家时一样，他似乎对斯佳丽了解得很清楚。

“在果林里，他在砍栅栏。那会儿我在拴马时听到斧子响。只是他也不可能比我们还多的钱。”

“难道我不能和他去讨论一下这事吗，威尔？”她略含嘲讽地说，使劲踢开那围在她脚上的棉絮，然后站了起来。

威尔也没说不行，依然把手放在炉子上方。“你应戴上围巾，斯佳丽小姐。院子里挺冷的。”

但是她不愿去楼上拿，所以没戴就走了，她想见阿希礼，告诉阿希礼她的困难。这事挺急，不能再耗下去了。

如果只有阿希礼自己在那儿，就太好了！从阿希礼回家到现在，她从未和他单独谈过。每个人都在他身边，而玫兰妮就像他的影子，动不动地就拽一下他的衣袖，似乎这样才使她心里踏实一些。斯佳丽一看到这些，就嫉妒得要命，有一段时间她认为阿希礼已死，所以心情也有些许平静。这会儿她一定要见一见他，这回没人阻碍她了。

在满园枝桠光秃的树下走过去，草上的潮气把她的脚打湿了。阿希礼在沼泽地里用斧子砍栅栏的响声传到她的耳边。北佬把那些栅栏烧得一点儿不剩，如果想修好就需要好长时间而且会很辛苦。但所有的事似乎都是这样，她很讨厌地寻思着，这让她厌烦、上火又愁苦。要是阿希礼是自己的丈夫而不是玫荔的，她就会走到他面前靠在他的身上大哭一场，让他替自己挑起这副重担，让他去设法对付一切事情，那就太好了。

石榴树上一片叶子也没有，在冷风中瑟瑟作响，她在这些树旁转了一下，就看到他拿着斧把儿在用手擦额头的汗。他穿着一条条纹很粗的破裤子和杰拉尔德的一件破上衣，这件上衣在以往杰拉尔德只是在开庭时或去参加野外聚餐时才穿。这件上衣穿在阿希礼身上非常短。他的外衣吊在一个枝子上，这样的活儿会让人出大汗的。斯佳丽走到他跟前时，他正好休息。

看到阿希礼穿得不好，手里提着斧子，她一下子对他又怜又爱，上帝的安排真是太过分了。他以前是那么彬彬有礼，悠闲安稳，而现在竟是这副样子。他的手生来不是做农活儿的，而他从来也只穿绸缎。他生下来就

应在高大的房间里，和客人们悠闲地高谈阔论，或者写写诗，弹弹琴，但所有这些的一切又有何用呢？

自己的儿子可以穿麻袋布改的围兜，姑娘们可以穿破旧衣服，威尔可以在地里费好大劲儿地干活，但是她对阿希礼做这些却于心不忍。就算让她自己去砍木料，而不要看到阿希礼这样，她也愿意。

“大家都说亚伯拉罕·林肯也是砍木料出身呢，”阿希礼看她走过来说，“你想，我以后或许也会飞黄腾达呢！”

她皱了一下眉头。他在这些事上似乎也挺高兴。但对她来说，这些都是很伤脑筋的，因此听到这类话她有点儿想发脾气。

她很简洁地把威尔的话讲给他听，干脆得很，说出来之后她就有些好受了。看来，他肯定会有一些好建议的。但他却没说一句话，当看到斯佳丽有些颤抖时，他把大衣拿过来给她披上。

“怎么，”她最后说，“你是否想我们应该到哪儿去搞这些钱呢？”

“是啊，”他说，“但哪儿有钱呢？”

“我是在问你呀。”她生气地答道。那种好受一些的感觉一下子没了。就算他没什么办法，也应该来劝慰一下她呀，就算是说一声“噢，真对不起”也可以呀。

他只是笑了一下。

“在我回来的这几个月里，我只知道一个人是富有的，那就是瑞特·巴特勒。”他说。

上一周，佩蒂姑妈又给玫兰妮来了封信，说瑞特是带着一辆马车和两匹优秀的马回亚特兰大的，布袋里尽是美钞。可是她又怀疑说，他的钱可能是不干净的。佩蒂姑妈和很多亚特兰大人一样，认为瑞特以前曾千方百计地把联邦政府里一笔很大的巨款弄到手带走了。

“不要再提他了，”斯佳丽插嘴道，“天底下就算只有一个混蛋，那就是他。但，我们这些人该如何是好呢？”

阿希礼放下斧子，眼睛茫然地看向远处，就好像已经到了斯佳丽目不能及的地方。

“我所忧虑的不单是住在塔拉的咱们，还有所有的南方人，他们以后会怎样呢？”他说道。

她真想对着他叫：“让所有的南方人都滚吧！现在我们大家该如何是好。”但她抑制着自己没有说，那种烦躁的感觉又出现了，并且比那会儿还要严重。阿希礼连一点点儿忙也帮不上。

“归根结底，审视一下历史上只要是在毁灭一种文明时所产生的事就

很清楚了。那些精明、勇敢的人在经历过这种事之后依然生存下来，而那些不是这样的人就会灭亡。我们能目睹到一回“众神末日”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并不让人那么愉快。”

“目睹什么？”

“众神的末日。可惜的是我们南方人以前都觉得自己是神呢！”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阿希礼·韦尔克！请别在这儿对我胡扯了，这会儿是我们塔拉的所有人要灭亡呢！”

她那异常烦躁的样子好像让他感觉到了，他从那很远的遐想中醒了过来，柔情地拿过她的两只手，然后翻了过来，手背朝下，那上面尽是硬茧。

“这双手，是我一辈子中看到的最漂亮的。”他边说边慢慢地吻着，“说它们漂亮是因为它们如此粗壮，每一个硬茧子就是一枚纪念章，斯佳丽，哪个水泡都是对你这份勇敢的奖励。为了我们大家，为了你父亲，为了那些女人们、玫兰妮、孩子、黑人还有我，才会结了这么多的茧子。亲爱的，我明白你的脑子里装着什么。你肯定在寻思，‘站在这儿的是一个酷爱幻想的人，嘴里只是在口若悬河地谈一些有关以前那些神灵的不着边际的话，对活人所面对的困难一点儿也不顾及。’我说得对不对？”

她点了点头，阿希礼放下了她的手，斯佳丽真巴不得他会一直这么握着自己的手。

“你到我身边是为了寻求帮助的，但是我也一样没有什么妙计啊！”

他望着那柄斧头和一堆木料，眼神里尽是凄苦和悲伤。

“我的家园和所有的财物都一无所剩，以前我从未意识到那都是属于我的。我适应的那个世界已经没有了，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我成了一个笨蛋。我不能给你安慰，斯佳丽，我尽我的所能来学着做一个毛毛糙糙但是勤恳的农夫。虽然我做这些对你留住塔拉毫无用处。这会儿我们全家只有仰靠着你能活下去，是啊，当然是依靠你的帮助，斯佳丽，我已经看透了我们的这种困境，多么难受。你为我和我的家庭作了很多牺牲，你的心地是如此善良，我想这一辈子我也没有能力偿清了。一天一天的，我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加深加厚。我也越来越明白我这个人是多么地没有本事，我甚至觉得我们接受你的恩德是有愧的。我习惯于逃避现实，这让我在面对现实时越来越吃力。你能理解我的话吗？”

斯佳丽点了点头。虽然她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但她却在全神贯注地听着。第一次，他向她剖露自己内心的感情，虽然他好像离她依然十分遥远。她内心十分兴奋，就好像已经看透了他的内心似的。

“我最大的缺点是不敢面对如此真实的生活现实。战争之前，对我来

讲，生活就和幕布上上演的皮影戏差不多，但我却喜欢那样。我对那些有点模糊的东西有一种偏爱。我爱这种模模糊糊、朦朦胧胧。”

然后他止住了话头，只是微微地笑了笑。一阵寒风吹过，他只穿了很少衣服的身体激灵了一下。

“用别的话说，斯佳丽，我是个胆小鬼。”

对于他刚刚提到的什么皮影戏、什么模糊朦胧呀，她一点也理解不了，但是那最后一句话她听明白了。她明白他说的不是真的。他并不胆小、怯懦。他那伟岸身材的每一寸都显示着他的家庭是一个英勇侠义的家庭，并且斯佳丽的脑海里对他在这次战争中的勇敢有着明明白白的记忆。

“噢，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果是一个胆小鬼，他会在葛底斯堡战斗中爬到大炮上去号召那即将溃散的军队吗？他会亲手给玫兰妮写信提及一个胆小鬼的事吗？还有……”

“可那根本不是勇敢，”他有些丧气地说，“就和香槟酒差不多，打仗也可以像鼓舞英雄一样鼓动一个胆小鬼。在战场上，为了保命，白痴也会非常勇敢的。但我刚才讲的和这一点儿也不沾边。我胆小的品性，比我第一次听到炮声就想逃跑的事，还要可恶。”

他说得一点也不快，并且好像很费力，把这些都讲给人听让他很难受，好像他是袖手旁听自己那略显痛苦的话似的。如果旁人说这些，斯佳丽肯定觉得他是在故作谦虚或者是希望别人来夸他，所以她会毫不客气地嘲讽他。但是阿希礼讲的不像是假的，他的眼睛有些不敢看她——既不是害怕，也不是内疚，而是那种难以逃避可又抗拒不了的十分压抑的情绪。冷风又吹过俩人的身旁，斯佳丽被打湿的脚踝又发抖了，可这发抖的起因不全是风的缘故，更主要的还是因为阿希礼那恐怖的话语。

“但是，阿希礼，你害怕什么？”

“噢，都是些我无法说清的。如果用什么话说出来就好像非常不对劲儿。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生活一下子变得那么清晰了，你不得不与现实中的一些实际的东西相接触，而且所有的这些对你来说又是那么的重要。可这不是说我不喜欢在这样泥泞的土地上砍木料，但这些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弄不清楚。我所喜欢的那种生活的美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对此，我有些忍受不了。斯佳丽，战争之前，日子都是那么的美好。它像古希腊的艺术那样丰润、完整、匀称，并且又那么吸引人。或许有些人并不这么想，对于这一点我是现在才明白的。但是对我而言，十二橡树庄园的日子是美妙绝伦的。那样的生活是为我而设的。我属于它。但是它却早已离我而去，我和现在这种生活相排斥，所以我才害怕。这会儿我知道我以往见

到的只是皮影戏。我对真实的一切都逃避着，别管是人还是景，只要是很真切的、生机勃勃的，我都在逃避。我不喜欢这些东西进入我的生活。就像你，斯佳丽。因为你就是这样，精力充沛，一切都是真切的，但我太胆小了，只敢同梦境和影子做伴。”

“可是……可是……玫兰妮呢？”

“玫兰妮就像一个梦，很柔弱，这是我的梦的一个部分。如果战争没有开始，我还是能够快乐地生活在十二橡树庄园的，然后老死在那里，那样就能舒心地瞧着日子冉冉而去，而我却可以对之袖手旁观。战争发生了，一切都变得那么真切。头一次打仗时，你还能想起那是发生在布尔伦河吗？我小时候的朋友被炸得面目全非，那些即将命丧黄泉的马在哀叫，我的枪一开就见人死了而且血流不止，那样的感觉让人厌恶，让人恶心。但是，斯佳丽，那些在战争中都只是很普通很平常的。最让人害怕的是我不得不和很多人打交道。”

“在我这一生中，我都不想和别人有交往，因此我的朋友少得可怜。这场战争让我懂得，我自己以前的那种生活，里面都是一些爱做梦的人。它也让我明白真切可亲的人应该怎样，但它并没让我明白该如何与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我想我恐怕一辈子也学不会了。但是这会儿，为了照顾我的家庭，我不得不在那些和我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群中寻找自己的生活。但是你，斯佳丽，你抓住了生活的双角，让它来服从你的心意。但我还能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日子呢？我对你说，对这些我心惊胆战。”

他的声音沙哑而且很大，他自白时的那种感情是她不明白的，斯佳丽有时能听到一两句话，很费劲地想搞明白。但是，那些话却轻轻地飘走了。在他的身后有一样物体像驱打畜牲的鞭子一样追打着他，但是她不明白那到底是什么。

“斯佳丽，我不清楚我何时知道我一生中的皮影戏是在哪一刻结束的，这让我很难受。或许是在布尔伦河时吧，那时我自己举枪打死了一个人，在他死后的五分钟之内我知道了。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因为皮影戏没有了。的确是这样，我在那一刻却看到自己在那幕上，演着一个装腔作势、白费功夫的小角色。我自己的思想让另外一些人占领了，而这些人和我思想是悖谬的，他们的举止于我来讲那么生疏，就像霍屯督人〔西南非洲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那肮脏的脚在我的世界里随便践踏，就算我再也忍受不了也依然找不到可以逃避的地方。以前在战俘营时我寻思：战争要是完了，我还能再回到我从前的生活和梦里去，再次去看那皮影戏。只是，斯佳丽，如今是不可以了！现在我们面前的局面比战时还要可怕，还不如在战俘营。于我来讲，甚于死……因此，斯佳丽，你想，这会儿我正忍受着恐惧的煎熬呢。”

她在听这些话时，似乎是在一个黏黏糊糊的泥潭里挣扎，她说：“但是，阿希礼，如果你忧虑大家会饿着，算了，算了，啊，阿希礼，我们肯定能设法活下去，肯定能的。”

他灰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地看了斯佳丽好长时间，里面尽是佩服。只是他接着又挪开双眼望向远方，斯佳丽一惊，明白他刚才想的并不是关于饿不饿的问题。他俩在讲话时，说的似乎是各不相关的两种语言。但她依旧爱他，每次他的眼神变成这样时，她就觉得太阳好像要扔下她在寒冷里受冻似的把那温暖带到西山下去了。她希望能够拉他到自己的怀里，以便他能感知她这个活生生的人。并不是他在书本上看到或梦里遇到的。她真希望自己能和他同步思索，这样的感觉是在他从欧洲回来，就在塔拉的台阶上对她笑的那一天开始的，这是多长时间以前的事了！

“吃不饱挺痛苦的，”他说，“我也受过饿，因此我明白。但对饿我并不害怕。我所害怕的是我再也见不到以前那美妙的生活了，但我却必须去应付现在这样的日子。”

斯佳丽懊丧地寻思，或许玫兰妮会明白他的意思。玫兰妮老是和他讲这些傻事，诗歌呀、书呀、梦呀、月亮呀、星星呀。但她觉得恐怖的，他却相反。他不怕忍饥挨饿，不怕冷风飕飕，也不怕让人给逼出塔拉。他所害怕的，她反而搞不清楚，也想不通。上帝啊，在这样恐怖的世界里，除了饥寒交迫和无处藏身之外，还怕什么呢？

她想如果自己认真听，会明白如何答复阿希礼的。

“噢！”她的语气是那么懊丧，似乎是一个孩子打开很好看的包但却看到里面一无所有一样。听到她这样的语气，他凄然一笑，觉得很抱歉。

“很抱歉我说了那些，斯佳丽。我不能让你明白，因为你不了解害怕。你像狮子一样勇敢，没有任何幻想，对这些我很羡慕。对现实你从不恐惧，也从不逃避。”

“逃避！”

好像只有他说的这两个字她才听明白了似的。阿希礼和她差不多，对努力烦透了，希望能避开。她的呼吸很重很粗。

“噢，阿希礼！”她使劲喊着，“不是，我也想避开，对所有的事我都烦透了！”

他皱了皱眉觉得不可思议，她把自己那火热渴盼的手放在他的手臂上。

“听我说，”她急不可耐地说，一句又一句，一点打住的意思也没有，“我对你讲，我讨厌这些。真是厌恶透了，我有些忍无可忍了。为了不挨饿，为了一点儿钱我努力地做事，拔草、锄地、摘棉花，而且还有犁地，我连一分钟也不能忍了。我给你讲，阿希礼，我们南方不行了，它倒了！”

被北佬、被释放的黑人和那些提包客给弄的，我们什么也没有了。阿希礼，咱们一起跑吧。”

他颇为戒备地俯身看着她，她的脸像着了火似的通红通红。

“是啊，我们跑吧——抛下这里所有人！我不喜欢为了他们做事。肯定有人会来照料他们的。只要自己不能照料自己，就会有别人来照料的。哦，阿希礼，我们跑吧，只有你和我。我们可以去墨西哥，墨西哥的队伍急需军官，到了那地方我们会生活得很好的。我为你做活，阿希礼，我为了你什么都愿意。你清楚你根本不爱玫兰妮……”

阿希礼为此感动极了，想对斯佳丽讲些话却被她老也打不住的话语堵住了。

“当初你曾经跟我说，你爱我胜于玫兰妮，噢，你应该记得的！我明白你总是爱我的！我看出来了！你刚刚还讲她只是一个梦。哦，阿希礼，我们走吧！我能让你过得很好的。不管怎样，”她咬牙切齿地说，“玫兰妮永不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方丹大夫说过她以后再也没法生小孩儿了，但我可以为你生……”

他使劲握住她的手臂，她很疼，因为这，她打住了话头，却依然在喘粗气。

“我们应该忘记在十二橡树庄园的那一天。”

“我怎么能忘了呢？你自个儿忘了吗？你怎么会真的不爱我呢？”

他喘了一口大气赶忙说：

“不，我不爱你。”

“你骗人。”

“就算我骗人吧，”阿希礼那么那么地冷静，“这是没有讨论余地的。”

“你是指……”

“即使我不喜欢玫兰妮和小博，我怎么可以抛弃他们两个不再管了呢？我怎么能让玫兰妮如此伤心呢？我怎么能让她们两个去别人屋檐底下生活呢？斯佳丽，你没有理智了吗？你的心怎么会这么硬呢？你不可以抛弃你爸爸和两个妹妹呀。你应好好地对他们，就和我要好好对玫兰妮和小博一样啊。不管你对这儿烦不烦，只要他们依然在这里，你就应该对他们好的。”

“我能抛弃他们——我烦他们——对他们我很恶心……”

他靠近斯佳丽。在那一刻儿，她的心像小鹿在怀里突突地撞，想阿希礼能够抱住自己。但是他没有那样，只是拍拍她的肩膀，就像对一个孩子一样。

“我明白因为你太烦太累了，所以你才这样说。你背着的重担，也只有三个男人才能像你这样。可是我肯定会尽我所能为你做一些事的，我不想老是这么打扰你……”

“如果你想帮我我就仅有一个途径，”她不高兴地说，“那就是你应和我一

块儿走，去别的地方寻找我们的快乐。在这儿我们有什么可值得眷恋的呢？”

“对，没有，”他冷静地说，“除了道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

她有些受挫的双眼凝视着阿希礼，就好像第一次看见他那有如新月般的睫毛，它是那么密，就像已经很熟很熟的金色麦穗。他的头高昂地踞于那没围什么东西的颈项上，他穿得很不好，样子也不太好，他那十分伟岸的身材依然显露着他的雍容、高雅。她和他对视着，她的眼里尽是恳求，但阿希礼的眼神就好像在阴沉苍穹下的两汪山泉。

从他的眼神里，她看到了自己这种痴心妄想和强烈渴盼的破灭。

她又难过又疲倦，低下头双手抱着脸哭了。他一次也没见过她流泪。他也从来没考虑到这么一个性格坚韧的女人也会流泪，心里不由得愧疚交加。他向她俯下身，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轻轻地宽慰着，让她的头伏在自己胸前，对着她的耳边悄声说：“亲爱的，我勇敢的小可怜，不要哭了！你别再流泪了！”

两个人这么一贴近，阿希礼觉得自己的心中起了变化，她那美好的身子是那么的热情，那么地有吸引力；她仰着脸注视着他，那绿色的眼睛里热情洋溢，柔情万分。一刹那间，没有了寒冷的冬天，他们又回到了春天的世界——那个香气四溢，树影婆娑，他曾经怀着血气方刚的朝气，过着安闲悠然、轻松快乐的日子季节。如此艰难困苦的岁月都消失了，看到她把自己那两片鲜红丰厚的唇送了过来，他颤栗着吻了她。

她觉得自己的耳膜在轰轰地跳，就和耳朵贴近海螺时听到的声音一样，在这样的声音里她仿佛听到自己的心在咚咚地响。她似乎要融化在他的怀抱里了，过了好长时间，他们两个粘在了一起；他使劲地吮吸着她那艳丽的唇，那样子是无饕的。

接着他一下子松开她，她自己晕晕乎乎站立不稳，使劲拽着栅栏不要倒下去。她仰起头，那眼神里有欲望和满足的火在熊熊燃烧。

“你是爱我的！你是爱我的！对吧，对吧！”

他的两只手依旧握着她的削肩，她感到了他的手在哆嗦，她愿意阿希礼这样。她满怀热情地扑向他，可他却有些拒绝地望着她，他的眼神已没有了往日的茫然，只是在痛苦地挣脱着、挣脱着。

“不要！”他说，“别这样！要是你再过来，我就要强暴你了。”

斯佳丽兴奋而又快乐地笑着，浑然不知时间与空间，她把周围的所有东西都遗忘了，只希望再用双唇贴着他的双唇以获得刚才的快感。

忽然地，他使劲地抓着她摇着，让她一头秀发散乱地贴在肩上，似乎是对斯佳丽、也对他自己万分恼怒似的。